

仨兄弟

■慕佩洲

“老弟,3点20分,楼下车库大门右侧第二根电线杆下等我。”休假结束,我在家收拾行李准备返回部队,突然收到峰哥发来的微信。

峰哥,是我的二表哥。在这个兵龄12年的老兵的“字典”里,从来没有“附近”“几分钟”等虚词儿,地点、时间必须精确,并且必须严格执行。

我瞥了一眼手表:3点17分。“乖乖,这老哥只给我留了3分钟时间,真当是在部队搞集合啊!”心里埋怨,我急忙抓起钥匙冲出家门。

时间分毫不差,峰哥的车稳稳地停在约定地点。“给!”车窗摇下,驾驶座上的峰哥向我甩过一包东西。“回到部队报平安,有事微信,连队还有事,先走了——”伴随着没有落下的语音,峰哥调转头,扬长而去。

我翻开包,是一袋袋榨菜,没来得及扔掉的购物小票躺在那里,有些扎眼:数量20。

回到家中,鞋子还没来得及脱下,大表哥涛哥的电话又打了过来。“小童(涛哥喜欢叫我的小名),是晚上的飞机吗?我给你买了点东西,一会儿送过去。”涛哥与我相差8岁,已经是坐拥两座“招商银行”的大财主。许是成家立业早,他的熟男气质爆棚,我们这个大家庭里的大事小情都由他操心。

涛哥很快来了,手里提了大大小小五六个袋子。有炸鱼,有里脊……还有一大包20袋榨菜!

我是家中的独苗。幸好姥姥姥爷子孙满堂,我有两个不是亲哥胜似亲哥的好哥哥。生活在小县城,我们这个大家族每日聚在一起,自然“表亲”成了“血亲”。因为在外当兵,我们仨人难得聚在一起。这次休假,终于圆了我们这“三剑客”的聚首梦。

一有空,我们就黏在一起吃饭闲聊。无论去哪里在哪儿吃,饭桌上不能少了一样东西,那就是一种我们从小吃到大的榨菜。嚼着榨菜,味蕾的满足自然而然便开启了童年的回忆。

涛哥说,小时候我圆滚滚的,特能睡觉,两个哥哥把我哄睡只要三分钟。峰哥说,以前最不喜欢带我这个“拖油瓶”,玩个游戏机,被妈妈“三堂会审”,两句话就交代了出来。“净玩我们好事!”峰哥怪我。“可姨妈一抬手要打小童,你还不是冲上去把他护在身后?”涛哥揭了峰哥的老底。我们相视一笑,嘴里的榨菜嚼得更带劲了。

看着眼前这两个哥哥,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幸福。对我,涛哥有操不完的心。他爱给我打电话,不是嘱咐我要注意身体,就是给我讲点为人处世的道理,更有甚者,为我做媒也是常有的事。这下,我的亲妈倒是省心了,只有一句话:“听涛哥的啊!”

读书不大理的峰哥,当兵却干出了好样子。他是训练尖兵,曾经跟队断腿3个月,还硬是跟上了演习的大部队。在班长的岗位上,他带过近百个新兵。峰哥说话很直,总是嫌我“书生气”太浓,说我不懂部队,却很有耐心地给我讲“兵”。“我当兵十几年,见过无数的兵,你现在是带兵人,只有懂他们,你才能带好兵!”我这个“菜鸟”排在他的影响下,也在换位思考中体味着兵心。

哥哥们送我的榨菜,我一个不落地都装进了行李。那里面的东西很贵重,是家的味道,更是铁瓷铁瓷的兄弟情。

家事

她穿着一件淡粉色的连衣裙,就像盛开的桃花。爷爷说。

他穿着笔直的军装笔直地走着,像一尊黑铁塔。奶奶说。

那时,奶奶正在大学读书,是一个美丽热情的姑娘。爷爷刚从解放战争的硝烟中走来,身上还带着浓浓的乡土味儿。

春天的河水激情澎湃,奶奶的辫子,随着羞涩的步伐在肩上一跳一跳。爷爷双手拘谨地垂在身体两侧,身体饱满地撑着军装。

“我想陪你一下,行吗?”奶奶说。“为什么?”爷爷睁大了眼睛。“我想知道你是不是铁打的。”奶奶俏皮地歪斜着脑袋。“尽管陪,你的手不疼就行。”爷爷爽快地伸出了胳膊。

奶奶翘着兰花指,用大拇指和食指用力掐了上去,可爷爷的胳膊硬得像铁皮,奶奶只觉得手疼,不由得倒吸了一口气。奶奶红了脸,爷爷眯了眼。

美女爱英雄,这话很适合那时的爷爷奶奶。

从此,奶奶对爷爷表达爱与恨的方式就有了这个奇特的习惯。

抗美援朝打响了,爷爷递上参战申请,但上级的回复却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组织要求你留在军校。

爷爷的老班长赵二娃来和爷爷告

别。爷爷说:“有什么交代的?”老班长回答:“如果牺牲了,请你照顾我的妻儿。”爷爷说:“没有问题。”

参加战争的军人,都很吝惜语言。

参战的第二年,老班长赵二娃牺牲了。爷爷找到了赵二娃的家乡,找到了赵二娃的妻子,赵二娃的妻子正在生产。女人哭喊着丈夫的名字,生下一个男孩儿撒手走了。爷爷将男孩抱回了家,取名:赵援朝。

一年后,奶奶也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李怀友。

援朝和怀友住同一个屋,上同一个幼儿园,又进同一个学校读书。两人 and 所有那个时代的男孩子一样,觉得打架就是表现英雄气质的最佳方式。他们在家互相打,在学校站在同一个阵线上和别的孩子打。

每次打完,灰头土脸地回来,爷爷都高兴地拍他们的脑袋,说:“儿子们,打赢了吗?”援朝和怀友便兴奋地拽着爷爷的手晃荡,连连喊:“赢了!赢了!”爷爷就哈哈大笑起来。奶奶不乐意了:“你这人!有这么教育孩子的吗?”

第二天早上,爷爷的胳膊就多了很多红点点。援朝和怀友很好奇,怎么所有的蚊子都在胳膊的同一个地方叮呢?爷爷神秘地冲他们挤挤眼睛,然后咳嗽一声,大声说:“以后不许打架了哦,要好好学习,建设祖国。”奶奶斜了一眼爷爷,说:“这还差不多。”



家庭秀

肩章领花胸标/爸爸/我都会为你整理啦/你不在家的日子/它们/就是你的影子/我的牵挂

知道你无法长久陪伴我/更心疼你耳鬓厮磨的雪花/就让我打扮一个帅气的你/队伍中能一眼认出/那是我的爸爸/我是他的“红领巾”军娃

定格

每当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四营教导员朱锦云轮休回家,第二天清晨,贴心“小棉袄”朱乐桐都会早早起来,亲手为爸爸整理着装。满心感动的朱锦云也连忙给女儿系好红领巾。亲子融洽,甚是温馨。

■张少波/文 张开发/图

家有贤妻

初夏,地处南疆的柯坪县城,时有狂风卷着黄沙来袭。那遮天蔽日的昏黄,给这个戈壁深处的小城平添了几分苍凉、几缕沧桑。红柳,就生长在这里,用它发达的根系和坚韧的枝干收集水分,抵御风沙。那被一片火红覆盖的土地,到处都是生机和希望。

2012年,何圆圆第一次带着女儿到柯坪看望丈夫,时任武警新疆总队阿克苏支队柯坪县中队队长陈国利。

从唐山到柯坪,辗转3000多公里,何圆圆一手抱着两岁的女儿,一手拖着行李箱到达营区时,已是夜里11点多。昏黄的灯光下,早已等待许久的陈国利,身影被拉得很长。看到朝思暮想的妻子和女儿,他拖着一条腿,三步并作两步迎了上来。

何圆圆问他是怎么回事,陈国利轻描淡写地回答了一句“训练时摔了一下,没事,都还好啦”,伸手就想抱抱女儿。可面对突然要抱走自己的“陌生人”,孩子的反应只有躲避和大哭。陈国利张开双臂,尴尬地僵在了原地。

晚上,陈国利轻轻地坐在熟睡的女儿旁边,像打量珍品一样久久不愿移开视线。看着看着,泪水便开始在眼眶里打转。何圆圆第一次看到这个铁一般的汉子在流泪,心里泛起一丝苦涩。苦涩过后留下的,却是笃定:“不能让国利又受罪又流泪,我要到他

身边来!”

探亲结束回到唐山,何圆圆果断辞掉了市公安局的工作,毫不犹豫地奔赴南疆。

最初,何圆圆想做个贤妻良母,陪伴陈国利,照顾女儿。可这个想法,没有多久就被推翻了。在这个边远地方,贫困群众、孤寡老人、失学儿童很多,亟待人们的帮助,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何圆圆无法做到视若无睹。她决心报考公务员,为这里的群众做些实事。

2013年1月,成为阿克苏市柯坪县盖孜力克镇人民政府党建办公室科员的何圆圆第一天上班,就向组织提出要求:“让我跑基层吧!”

柯坪的自然条件极其恶劣,黄沙漫卷,遮天蔽日是日常天气的“标配”。狂风吹着怪腔怪调的哨子,沙子像疯了一样往人的五官里钻,走在昏黄的天地间,常常看不到前路,找不到方向。而“一个馍、两条街,从早到晚走不歇”,就是何圆圆这些驻村基层干部最真实的工作写照。

陈国利也不止一次劝过何圆圆:“这里条件这么差,你干脆找一份轻松的工作,没必要那么拼。”可他知道,妻子有自己的人生追求,而且认准了的事就绝对会坚持到底。由于水土不服,何圆圆得了慢性肠胃病,常常是走在路上

戈壁红柳

■张宏江 于畅

就突然犯起病来。每天出门前,陈国利都会把热水装好、止疼药备好,装进何圆圆的背包。连续5年,每周两次走村串户,何圆圆穿坏的平底鞋都是陈国利帮着拿去修。修过多少双,陈国利也数不清了。

“不好意思啊,成了让你照顾我。”何圆圆抱歉地对丈夫说。“哪的话,确定你有热水喝,有舒服的鞋穿,我也安心。”陈国利怜爱地对妻子说。

丈夫的支持,让何圆圆在扶贫工作中投入了更多的心力和感情。

2016年,何圆圆主动申请与特困户提来木家结成了帮扶对子。一有时间,她就背着粮食、水果和生活用品前去探望。

可在何圆圆心里,这杯水车薪的帮扶绝不是从根本上解决提来木一家生活困难的办法。“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深谙这个道理的她买来《致富经》《新三农》等致富书籍开始学习,决心带着提来木走科学致富的道路。

“怎么,你这一驻村干部,还要当农业专家?”见妻子经常熬夜攻关,陈国利真怕她熬出病来。没想到何圆圆一句话怼了回去:“你还别小瞧人,我迟早成为致富多面手。不信,你等着瞧!”

何圆圆说的是事实。这两年,在她的带领下,提来木家中养出了鸽子、鸭子,地里长出了蔬菜、瓜果。看着一家



插图:方汉绘

过他要照顾你好,所以,没让你参军。当兵是要随时准备牺牲的……”

再后来,援朝和怀友分别成了家,有了孩子。奶奶把孩子们都留在了自己身边。援朝的孩子叫“小尾巴”。奶奶说,这胖小子和他爸简直一个模子出来的。怀友的孩子是个漂亮的女孩子,叫倩倩。

边境开战了,怀友随部队进入了战场。一个秋天的清晨,很冷,几名军官来到爷爷面前,郑重地敬了个军礼,然后将一份阵亡通知书交给了爷爷。

奶奶痛哭起来,抱着爷爷的胳膊一下又一下地掐着。爷爷颤抖的眼皮里

滚出一颗颗浑浊的泪珠,但身子一动没有动。

爷爷病了,病得很重。他努力地朝奶奶笑了一下,说:“你再掐我一下,看我是不是铁塔?”奶奶翘起兰花指,将拇指和食指伸向爷爷的胳膊。掐完后,爷爷的胳膊上一片泪痕。

“还……还是……黑铁塔!”奶奶泪水汪汪地搂着我笑了。

我,就是倩倩。爷爷和奶奶一直希望小尾巴和倩倩成为情侣,可我们终究没有听话,小尾巴始终是最疼我的哥哥。

对不起啦!桃花与黑铁塔!

璇姐私聊

失而复得 未必都是美好

璇姐好:

我和她是经人介绍认识的,谈了不到一年半,却已经分分合合两次了。分手都是她提出来的,理由都是同一个——我们之间不合适。说实话,军恋不易,我想好好珍惜彼此之间的缘分,而且我是打心眼儿里喜欢她。但她总是这样反复无常,让我都有点害怕了。璇姐,面对她再次提出的复合,我该不该答应呢?

第83集团军某合成旅 小张

小张:

有人说,失而复得的爱情更让人珍惜,也更能够相守到老。但得到的总是有恃无恐,得不到的都在蠢蠢欲动。在这里要提醒你一下,面对她再次提出的复合,你必须要有足够的冷静。

有些人适合作为长期伴侣,有些人则不是。通常,后面这种习惯以自我为中心。一旦他们觉得关系已经确定下来,便马上将注意力从你身上转到自身。对你,则不会心甘情愿地回馈,一旦有什么诱惑与难处,便上演分手的戏码。

两个人在一起,最好的状态是达到并维持一种平衡。如果她强你弱的失衡状态不能改变,即使复合,你难免会再次遭遇她的“说分就分”。

该不该答应她再次提出的复合,你不应该草率做出决定,而应首先考虑清楚你们屡屡分手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问题的症结,你能找到并解决,大可以追随“很喜欢她”的内心,再次携手;如若触及原则底线,最好当断则断,避免自己再受伤害。

既然你已经感到害怕,不如就此放下,因为失而复得未必都是美好。你需要一个令你感到自己与众不同的伴侣,因为你的确如此特别。尽管放手去寻觅更好的对象吧,一定会有人对你呵护有加,千万别随意将自己交给无法做到的人。



扫码阅读更精彩